

生命源自於謎

文／林一善〈自然名：田字草〉



我是誰？從哪裡來？向何處歸去？
這幾個大哉問始終潛藏，在人類文明光照不及的隙縫裡私語，偶爾竄入你我的意識中搗亂既定的秩序。

生命的意義是什麼？為了什麼而活在這世界上？還記得國中二年級的腦袋中就存在了無人能給我滿意答案的謎，直至今日，它們還繼續幻化成不同的形相來敲叩心門，呼喚我別忘記開放自己探究宇宙真理。

黑蟋蟀為什麼跳躍？綠繡眼為什麼鳴叫？白鼻心為什麼微笑？紅檜為什麼顯得高傲？一葉蘭為什麼如此地美妙？雲為什麼飄搖？風為什麼狂飆？小溪為什麼絮絮叨叨？陽光為什麼總是熱呼呼靜悄悄？

其實，更早之前的童年，幼稚卻不膚淺的知覺已感受到，那些在大自然裡流轉不息的能量，各自以不同的立場和角度，共同書寫著一本無字天書。

豐富的觀看，多樣態的陪伴，我們都身在極其巨大的幸福之中啊！雖然曾經的當下還不怎麼明瞭，但就算再傾盡一生可能也還無法完全知曉。

那時見到的山和現在不同，還沒經歷後來的風化侵蝕和陸塊擠壓，也尚未遭遇重機械亂搞瞎挖，當然亦無人造垃圾拋置穿插。

臺灣這座從海底隆升的大山，總是無私地供應最新鮮的風景，給厭舊好奇的人情。漫野綻放恣溢的春花秋果，遍地滋生的夏筍冬茶，我每每讚嘆那造物的創意，目不轉睛觀察著，暗自欣喜地驚訝著，那對於眼耳鼻舌身皆是華美豐盛得不得了流變盛宴，多不希望文明的終點只能被迫選擇追憶夢幻中的泡影。

後來，見山不再是山，只因人們不可扼抑的慾望，和不完全正確的念想：山是資源，是無盡藏，山能創造，能無條件包容。人們大規模汲取其生命力，回報以難恢復的污染和破壞。

然而，山畢竟是山，其本質是變化，是延續，是循環，是豐厚，是可能，是未知，是神祕。山之外的海，也是如此。

同一個自然，不懂的人謂其渾沌，謂其測不準，知道的人謂其有理，謂其調和著一切。一切的一切都在考驗我們啊！考驗我們對生命的理解。

基因假如是自私的，人類為什麼至今還不放棄對環境的破壞？非常不理智的自殺式行為，卻每天都在地球上的各個角落上演。更難解的另一道謎。

老祖先怎麼說來著？殺雞取卵。大概就是這樣！只想到當下的方便，或者奢華的享受，忘了生命還要繼續延續，提前消耗了後世孫的自然資產，甚至更大規模又快速度地提前用掉了自己的。活在當下，沒有明天。

號稱科學盛行的現代，世界並沒因此多些文明，對環境為所欲為的蠻橫，在我們真正能為生命一一解祕之前，生命以更快的速度消逝。

為此，我坐立不安羞愧難當，心彷彿也受了傷，不停尋思：是否能做些什麼補救的工作？天生萬物皆養人，人應該拿出什麼做為回報呢？

現代文明病之一若是與土地過度疏離以致對生命無感，最佳的療癒之道或許是付諸行動經營這份關係。



於是，我參與了荒野保護協會號召的棲地保育工作，以及兒童教育。當然還不止於此，任何我認知所能觸及的行動方案都試著去實踐。但就獨不怎麼相信解說教育會有效用。

現在想來非常弔詭且諷刺：一個鍾情於文學的人竟然不相信語言的力量？

是的，有些地方是言語到不了的，因此之故，有智慧的禪宗避開了口若懸河說法卻無法直契生命本心的窘迫。生命只能去感知，只能去參悟。但，總該還是有些方法吧？

回想更古老的中國，春秋戰國時代莊周惠施的濠梁之辯，徒留下迷霧般難以捉摸的字字句句，如今還逗人疑猜揣想，搔動腦波漣漪似地一圈一圈又一圈同心圓的水痕無限輻射擴散，漫向山海之外的態勢：人的主體性該如何確立？究竟該講述些什麼才能喚醒其他人沉睡的知覺？怎樣的同情共感才足以引發友善環境的行動？對話交流要怎樣做才能突破因各自觀看角度不同而造成的經驗偏狹？……。

解說員？解說緣？解說圓？資訊爆炸時代裡，能說的都太雜亂，還是先邀請大家都回到自然的懷抱裡吧！一起練習觀察和傾聽，甚至動用超越官感的心神，在極其放鬆而專注的狀態中滲入各種現象之流裡，同歸成為大化萬有的一陣雷、一道虹、一滴露、一瓣花，甚至更大，甚至更多，甚至更小，甚至更深。🍀

